

先秦史研究文獻三種

先秦史研究文獻三種

第7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路史四十七卷（發揮第二至六卷）（宋）羅泌撰

發揮第二卷	一
發揮第三卷	九三
發揮第四卷	一八七
發揮第五卷	二八三
發揮第六卷	四〇五

重訂路史發揮目次

宋 廬陵 羅 泌著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辯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雨粟說

地獄七說無稽

神農槩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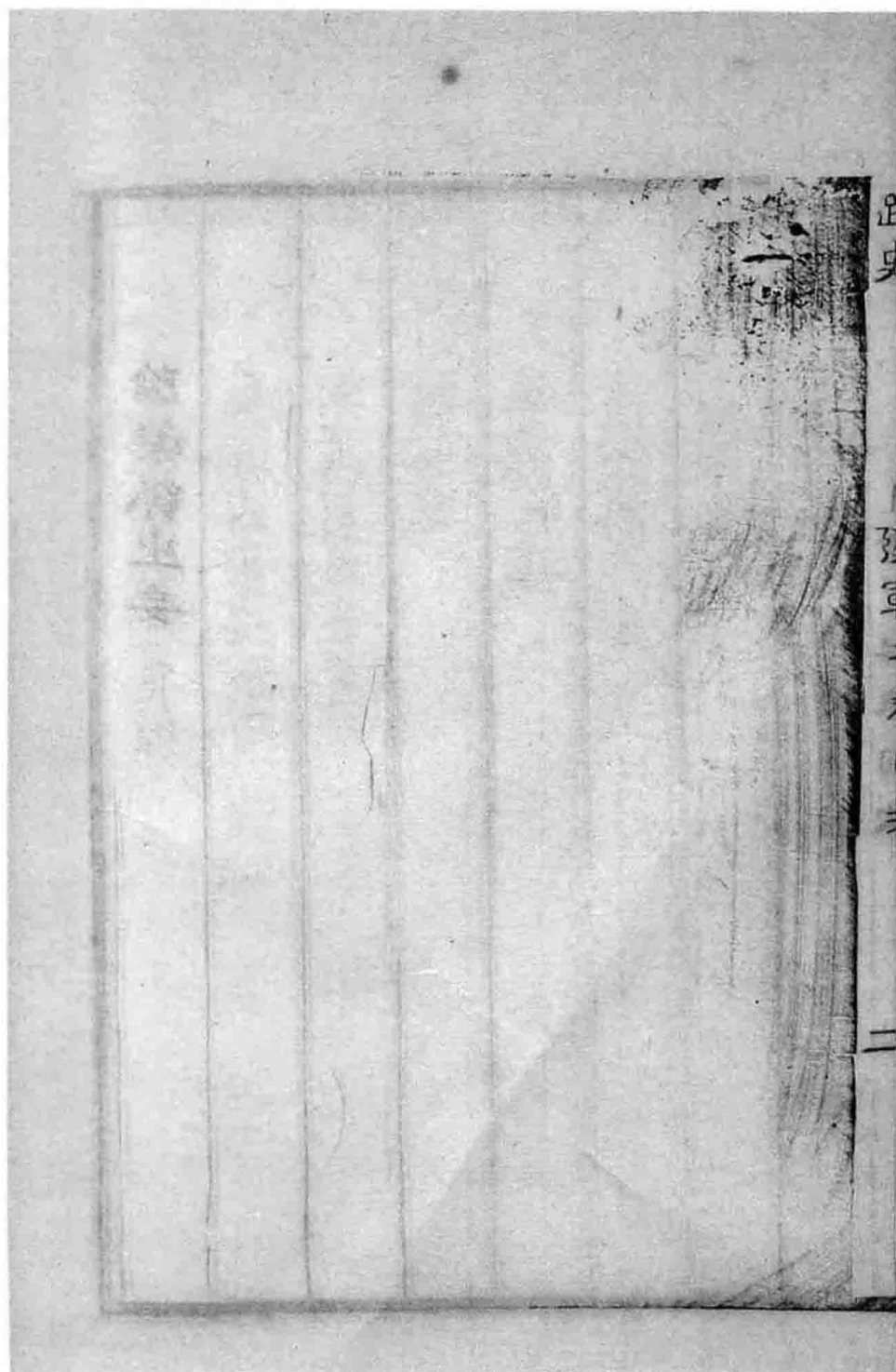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出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出妄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

泌

輯

仁和

吳弘基

全訂

雲間

陳子龍

閱

武林

張士亮

共和辯

陳臥子曰
後世著書
立言之士
奮其私長
務其獨智
所謂故于
為矣一言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爲
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於彘。共
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
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

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爲然也。夫厲

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

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爲

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爲周公。妄矣。云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於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作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宣。就封於濟。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予聞厲王

之後。有共伯和者。脩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

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於宗。逍遙共山

之首。宣王乃立。

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

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於共首即其人也出
國伯爵和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
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
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
於宗道途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
云共伯和即於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
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
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
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
和以三公攝政唯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
志云共伯後歸國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使其竊篡
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於共者哉共今衛之共城故
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自步有共山
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即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
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伯衆言記云

屬王添璣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上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於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曰厲氣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烝民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

劉須溪曰：奸雄絕倫。後世惟莽操當其立說之始，惜無以此文曉之者。

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即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

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

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正此類。詳炎帝紀下。

篡者，後世小人下筆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

之賢也。蓋千王政而求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

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

怒，斯則得其情矣。

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

陽子之說也。

和之非篡。顧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武朝廷

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共和之不

易也。

或曰。夫子易不發之曰。是不揄伊尹之意。爾見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於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畧。而於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

騫之遠使。衛霍之鑿兵。石虎齊昏。隋隨煬奢靡。幽靈

呂武。群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

沈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丕懿。裕梁金忠之漸逼。每

切諄復。唯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於騁辭。而不知

中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無濟夷夏之事。關於之洞極曰。凡命於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一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

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過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薰黑弱而西戎即叙。然

禹貢曰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黑水至子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

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州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瀕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瀾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於魚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於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

祠黑水出
其南。腸又
按漢書地
理益州郡
真也有黑
水相。瀘水
即黑水也
黑水祠在
雲南昆明
縣之官渡
今名黑殺
天神土主
祠

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瀘弱必至於合黎。而納
餘波於流沙。瀘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於南海者。
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
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於不安之域
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
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
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
利。而遺其害於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